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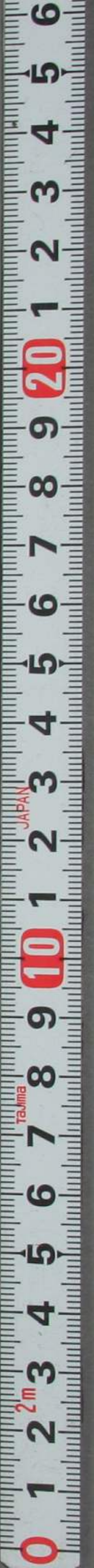
馬杉
纂著

續日本外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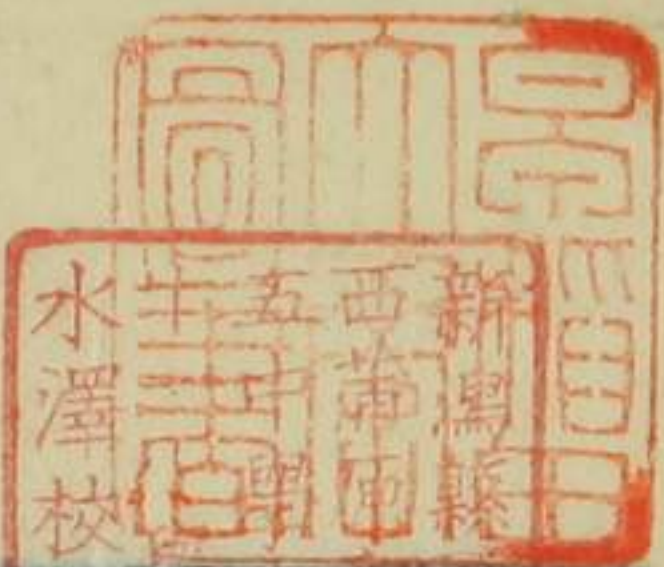
天皇記

九十

リ伊5
4537
6-6 本



4539
6-6



續日本外史卷之九

馬杉繫著

復閱

賴

天皇正記

天皇記二

明治元年正月。德川慶喜。松平容保。松平定敬。板倉勝靜。小笠原長行等。舉兵於大阪。將犯京師。是月三日。逼伏見。鳥羽。二道。官軍先鋒。島津。毛利。淺野。品內。四氏。兵擊却之。追北。至淀。詔以仁和寺嘉彰親王。為征討將軍。賜節刀錦旗。四日。將軍嘉彰發京師。前少

續日本外史

卷九

將東久世通禧侍從烏丸光德少納言五條爲榮前
侍從四條隆訶前修理權大夫壬生基修甲斐權介
平松時厚前主水正澤宣嘉屬之兵凡二千餘人以
東寺爲本營是日下勅曰會大政復古之際各藩已
奉朝命何圖德川慶喜在大阪謀不軌大舉北上已
開兵端終至不可已之勢是以益明名分條理勤王
事雖素不待論而當今之時各藩勉勵戮力可以副
朝旨也乃以少將橋本實梁侍從柳原前光拜東海
道鎮撫總督令曰方今形勢切迫賊兵將犯京師速
出陣大津驛可以嚴守備然詳悉賊之事情可平穩

接之以示朝旨也若夫暴動拒令則宜討平之實梁
前光拜命五日率熊本岡山德島彦根大村佐土原
兵二千入出陣大津是日征討將軍嘉彰親王發東
寺連戰數日進至河內牧方大破賊兵慶喜容保定
敬勝靜長行等棄大阪航走江戶乃下詔於遠近曰
德川慶喜嚮察天下形勢奉還大政併辭軍職於是
朝議一決制可其所請焉何圖奉還大政者蓋虛稱
而已是以使德川慶勝松平慶永訊糾其實慶勝等
奏云慶喜雖已奉朝旨麾下士卒及容保定敬等不
肯服及其暴動亦不可知也乃再使慶勝慶永鎮撫

之朕以為慶喜恭順實奉朝旨因不問既往罪將處寬典豈圖客冬退京師素出於詐謀而竊唱聚近傍諸侯以麾下兵卒及容保定敬等為先鋒大舉逼京師輒欲以兵威犯闕下由是觀之慶喜反狀明白始終欺罔朝廷大逆無道其罪不可逃也朕已絕宥恕之念因詔追討之且從來以德川所管之地稱天領者稱呼錯亂固無其謂也自今復古制可更稱天朝御領矣當是時不辨大義通謀賊徒者或使賊徒潛居者皆可以朝敵同罪處嚴科是以各藩將士吏卒以至各地人民速定方向為國家可竭忠誠焉十二

日詔削慶喜以下官爵且令四方曰客冬德川慶喜託事而南其情不測乃遣慶勝慶永諭其輕裝入朝朕將有善所處如會桑二藩已禁入京師然慶喜使之突進逼京師終至銳丸彈錦旗而一敗東走豈得不征哉以有栖川熾仁親王拜征東大總督授錦旗節刀大徵諸道兵於是西南諸侯爭先入京師官軍大振是時島津毛利二氏兵已屠大阪城縱火城櫓賊兵逃亡多投紀伊乞哀德川茂承茂承意未決先是出兵三千陣天王寺將接慶喜至是將軍嘉彰使人問其方向紀伊兵危懼請屬官軍嘉彰疑其意却

之。茂承乃上書表無他志。是時侍從鷲尾隆聚、水戶人香川敬三等募兵百餘人出屯高野山、熊野三山及十津川鄉兵屬之。以窺賊徒動靜。及其敗入紀伊將下山擊之。賊徒狼狽。海路欲東走。爭船溺死者千餘人。會東風猛烈。其先發船者亦多沈沒。慶勝、慶永奉詔巡視大阪城。獲慶喜東走書以聞。嘉彰亦入大阪陣本願寺支坊。以隆訶為山陽南海二道總督。遣岡山龍野德島丸龜須本宇和島兵二千餘人討酒井忠績於姬路。松平賴聰於高松。松平勝成於松山。以糾其不逞。大垣鳥羽官津延岡等兵在大阪者亦

嘗通意賊兵。至是皆逃走。酒井忠氏在大阪亦應慶喜及軍敗逃丹波將歸若狹。先是山陰道鎮撫使中納言西園寺公望帥見兵三百人屯園部。忠氏聞之惶懼不知所出。乃因園部藩主小出英尚謝罪。公望察其可疑狀。然不肯問罪。使其從兵從事鎮撫。命遣歸忠氏於若狹。忠氏父忠義聞之怒。其事蹟涉曖昧。即幽忠氏上書請出兵勤王事。以償忠氏罪。朝議允之。十五日天皇加首服。式部卿邦家親王為加冠。左中辨甘露寺勝長為理髮。時兵馬倥傯。雖東西未和平。典禮規模皆從前朝故事。公卿諸侯各獻劍及馬。

賀之。是日詔置太政官以復古制。乃曰。當朝政一新。大儀舉行之日。欲使天下爲無罪域。雖其罪不可容者。除朝敵逆賊之外。諸國無遺漏。一切大赦。以副朕意。且自今後益審明賞罰。可以洗除舊弊也。因賜勅。嘉彰曰。朕聞德川慶喜已棄大阪城而東走。宜速令於四方以鎮撫人心。如海外各國朕夙所憂慮。卿兼之。事務總裁與前中納言三條實美前少將東久世通禧合議急決其處置。可以奏也。於是通禧奉旨至兵庫岩下左二寺島陶藏陸奧陽之助伊藤俊助吉井幸輔等數人從之。通禧接見佛英伊米李蘭六國。

公使乃告曰。今日所以勅使至於此者。欲布告我天皇陛下歡意也。仍示布告書於各國公使。佛國公使曰。僕寄留貴國有年於茲。乃代各國公使以希交語耳。自今貴國天皇陛下親執大政。及全國和平。則各國喜悅何過之。通禧曰。天皇以親裁大政。全國協從。固無論耳。佛使曰。自天皇親執大政。其政令既遍全國乎。布告書所載有命。有司管掌外國事務。語不知何人得其任乎。通禧曰。仁和寺嘉彰親王已爲外國事務總裁。其屬之者數人。今也以德川慶喜反逆。天皇政令未至。布全國。雖然不日討平之。以布政令於

全國必矣。佛使曰：布告書所載有德川氏奉還政權文。而無德川慶喜反逆語。今依勅使所說，則知貴國猶有內訌。其果信乎？通禧曰：慶喜已退江戶，乃稱待罪。然未見服從之狀。佛使曰：待罪者，猶征討之乎？通禧曰：今現差使節於江戶，未得其報答也。佛使曰：方今有急務，一事件。往日備前兵士殺吾國人於此地，是故自國亦欲出兵以圖安全。雖固非規約而事情出於不得已，不知貴國許之乎？否？通禧曰：自今以日本政府兵警備此地，卿等勿復為念佛使曰：政府出兵以警備，則生何等事件，亦係政府處分乎？通禧曰：

固然也。又曰：以今日所示勅書布告各國帝王及其人民乎？佛使曰：布告條件請姑置之，抑備前兵妄殺我國人之一事，以親執政柄。天皇善為之處分乎？通禧曰：固然也。佛使曰：談至備前兵暴害，則吾輩信不堪痛憤。況如對各國公使及發砲實文明國之所不為也。通禧曰：如其處分照準各國公論，可以受天皇親裁也。佛使曰：這箇暴害實係大藩重臣所為，吾輩所以深苦慮也。通禧曰：自今命薩長二藩警備此地，吾保其無患焉。佛使曰：此六人者，即六國公使而今日與貴國勅使訂和親通交，幸莫大焉。通禧曰：自今

以大諸侯警備此地。外國人安全固無論耳。雖然此地在留，外國人亦對日本人。要其無暴動。各國公使皆曰。諾。通禧曰。日本諸侯所有蒸氣船六艘。頃日為外國人所橫奪。其處置如何。佛使曰。往日當備前兵。暴害未聞。政府布告。是以拘引之耳。雖然。自今以萬機係。日本政府所管。速可返致之。又曰。願使卿等留此地。以要外國人安全。通禧曰。諾。吾且留此地。待全權官吏來代。又曰。詳悉今所會同交語之事。旨可以奏我。天皇陛下也。至是外國交際始定。十八日布令。遠近曰。外國交際係先帝多年所宸憂。而自幕府失

其錯置。世態一變。至大勢不可已之今日。乃斷然決朝議。更締和親條約。是以上下一和。不生疑惑。大充實兵備。輝皇威於海外。謹對祖宗及先帝神靈。天下列藩。以至士民。宜奉體。勸旨。是日東海道總督橋本實梁。柳原前光。率兵發大津。欲東屠桑名城。桑名賊將松平定敬。城地也。先是侍從滋野井公壽。前侍從綾小路俊實。率兵八十餘人。潛出京師。至近江。會金剛經寺僧徒。募勤王義烈士百餘人。應之。公壽。俊實。下令。近傍大時。糧仗。於是四方來屬者。三百餘人。遂自近江。進入美濃。遠近響應。軍威大振。將進屠桑名。

城實梁前光至四日市責公壽俊實等私募金穀因執公壽俊實押送京師斬其首謀二十餘人於四日市遣歸其徒四百餘人於京師詔詰恣犯朝憲幽公壽俊實及其徒無幾宥之命勤王事是時定敬弟某與其老臣數人出降總督軍門實梁使之屏居寺院以俟後命以藤堂氏兵守之實梁前光進至參河遠江間沿道諸侯各致城地出兵屬官軍號見兵十萬人朝廷益徵征東兵詔曰德川慶喜反狀明白已下追討令於是大小侯伯廢德川氏所授松平姓各復本姓可以表無貳心矣是時東山道總督岩倉具定

及其弟八千丸北陸道總督高倉永祐相踵發京師行徵沿道兵具定已入美濃初大垣城主戶田氏彬兵警備大阪因與慶喜逆謀氏彬在大垣聞之惶惧不自已其重臣小原仁兵衛時在京師拜參與乃為氏彬上疏謝其罪氏彬亦罰其臣與逆者以陳謝朝廷察氏彬無他命出兵屬具定氏彬感喜其將士亦自奮進徇信濃酒井忠義亦出兵屬永祐以償子忠氏與慶喜罪西南諸侯竊與慶喜者聞風震慄或致城地或獻巨萬金謝罪朝議皆允之命勤王事初伏見鳥羽之役薩長二藩連戰殊竭股肱力其軍須居

多因詔以松平容保官祿及其豫備糧米充二藩經費。二藩辭曰。謹忝天賜。然當朝威更張之日。以募官兵購軍艦為急務。請以所賜二藩者移充國家軍需也。是以敢辭焉。若夫二藩告闕乏則更辱恩借耳。先是高知藩兵士議與薩長二藩不協。至是山內豐信上書以藩情不得已辭出兵。天皇慰諭之。詔出兵益勤王事。豐信遂奉命。於是藩情亦定。德川慶勝久在京師執掌王事。客冬置三職也。慶勝拜議定。謂會宗家錯亂之際。鎮撫遲延。終使其臣僚至暴動。吾居其親藩而辱大任。意固不安。乃上書辭職。弗允。二月嘉

彰親王辭外國事務總裁。伊達宗城代之。乃與東久世通禧至。大阪告外國公使曰。我政府新置外國事務局。命吾儕掌之。自今當相協議。且我天皇陛下欲延見公使。子等其領之。公使曰。聞征東師起。在近。吾曹將至橫濱。以避變。天皇賜謁。則請急刻日。宗城曰。吾保外人無虞。勿復為念。公使曰。饒令保外人無虞。亦不可曠日也。宗城即報京師。以刻日。或曰。召外人於闕下。如物議何。宗城哂而不答。上佐兵戍堺浦。佛國夫卒過。戍所戍兵止之。弗聽。乃叢銳傷佛卒十六人。佛國公使大怒。意嚮為備前兵。所暴害。今又罹此。

患何也。致書請之曰。政府貴官宜來佛艦謝罪。曰。可。禁日本士官佩刀入外人寓館。曰。可。出償金十五萬。弗曰。政府致書可以謝。曰。可。刑日本人為逆者。此數條皆刻三日得報答。爽期則吾將有所處焉。是時國家多事。且以曲在我。立決其四事。尋命備前土佐兵貞十六人自盡。是月英佛米蘭公使入京師。三十日英國公使入朝。處士林田貞堅三枝。貞洞竊相議曰。外人詰闕下。蓋非先帝意也。吾輩以死遮之。欲使人知義之所在。是日襲公使於途。衛兵禦之。真洞蒙傷不能復戰。乃所擒。貞堅獲間。傷公使。即詠和歌自伏。

劍而死。是日公使不獲入朝。途還後數日。真洞亦詠和歌。從容就刑。於是下詔。四方使人民知朝議所歸。三月朔。英佛米蘭公使皆入朝。天皇賜謁南殿。公使獻書賀新政。以申交誼。是月參與大久保利通上疏曰。王師大捷。賊酋東走。而東藩嚮背未定。外國交誼未盡。當是時。須以非常之斷行。非常之事。伏惟中古以還。天皇垂簾拱手。而步不踏地。九重深邃。侍御座者止。公卿數人耳。所謂階前萬里者。非乎。夫敬君上。懷人心。所共然而推尊失道。則天理乖戾。上下否隔。是古今之通弊也。請看破俗論不飾邊幅。以從事。

於簡易輕便。又曰：平安僻在一方，不足以廓弘聖謨矣。伏惟今日急務在，建皇宮於大阪，遷都以一洗宿弊也。願聖明裁之。是時以二條城爲太政官代裁決庶政。天皇數臨幸焉。會同公卿諸侯盟曰：廣詢衆議，機務應決於公論。又盟曰：賴天地之公道，求智識於世界，以振起皇基。因議拓蝦夷策。尋下詔曰：朕幼弱，粹紹大統，何以對峙萬國奉仕列祖？竊惟中葉自朝政維衰，武門專權，雖陽推尊朝廷，其實敬而遠之也。其君臨於億兆，亦唯名也耳。朝廷尊重倍於古，而朝威倍衰頹，上下離隔，不啻如霄壤矣。今也膺朝政一

新之運，一人不得其處，則罪歸朕躬。是以勞身骨苦，心志欲以踐列祖所啓之聖蹟焉。往昔列祖親裁萬機，苟有不臣不逞，徒則自將征之，朝政如此簡易，懇篤以故，君臣相親，上下相愛，德澤洽於天下，國威輝於海外。況近時宇內開化，當各國雄飛於四方之日，獨不知世界形勢，墨守舊習，不謀一新之効，徒拱坐於九重內，遂受各國凌侮，上辱列祖，下苦萬姓，是朕之所憂慮也。於是與百官諸侯相誓，繼述列祖偉業，不肯問一身艱苦，親經營四方，綏撫億兆，欲以置天下於富嶽之安。汝億兆慣習舊法，不知神州之危急。

續通志卷九
朕一舉足則驚其非常萬口紛紜是令朕失爲君之道也汝億兆體認朕志相率去私見以公議輔朕業十五日征東大總督有栖川熾仁親王參謀右近衛中將正親町公董左近衛少將西四辻公業帥官兵萬餘人發京師天皇亦尋幸於大阪觀海軍將親征東藩詔使西南官軍分道向江戶鹿兒島山口和歌山鳥取熊本岡山福井安濃津佐土原大村高鍋龜山水口兵自東海道進鹿兒島山口鳥取高知大垣兵自東山道進警達江戶德川氏隸屬大議守備或曰扼箱根碓氷險以邀戰或曰出水軍襲大阪獨慶

喜恭順悔非出城屏居寬永寺以竢命而其部下不服或走常陸下野或走甲斐信濃會東山道先鋒自信濃進徇甲斐賊將古屋作左衛門率千餘人在甲府與其土豪合謀設柵於勝沼據險拒官軍高知兵沮靡不能前鳥取高知別隊自間道進左右俯擊大破之斬獲無算遂取甲府使松代兵戍之作左衛門率敗兵五百餘人走越後是時忍兵數百人爲賊扼築田鹿兒島大垣兵擊走之進薄忍城城主松平忠國刑其將數人謝罪一藩輒歸順總督岩倉具定及八千丸率諸軍進次板橋先是大總督熾仁親王至

駿河輪王寺公現法親王親詣大總督營爲慶喜謝罪靜寬院宮名親子故家茂夫人也天璋院名篤子故家定夫人也亦各馳使駿河乞哀時東海道先鋒總督橋本實梁柳原前光次品川德川氏部下勝安芳出謁參謀西鄉隆盛具稟慶喜恭順狀請其停征討隆盛曰宜表其實以謝罪安芳乃奉命四月實梁前光叔江戶城傳勅幽慶喜於水戶無幾大總督熾仁親王入江戶次增上寺實梁前光次久留米藩邸德川氏部下大鳥圭介松平太郎等率步兵二千餘人脫江戶募軍須於上總下野間榎本武揚等亦帥

軍艦七艘脫品川海先是總督之入江戶也命叔德川氏軍艦兵器武揚等抗疏弗允至是留書而去德川龜之助等聞之發急舸追之不及乃上變熾仁親王怒武揚書辭悖慢因讓龜之助龜之助臣僚悚懼不知所出熾仁乃下令以武揚擬海盜告之各國公使勿與之相接是時圭介等已說下妻下館諸藩助逆結城城主水野勝知父勝任應之其臣小幡兵馬等欲奉勝知歸順逐勝任勝任藉賊徒力襲殺兵馬會官軍進在宇都宮勝知逃投之圭介累徇上總下野欲乘勢襲宇都宮報達岩倉具定營參謀香川敬

三率鹿兒島山口高知兵三百人進至千住賊將板倉勝靜倚官軍井伊氏兵乞降具定命執之宇都宮錮其臣五十人於壬生是時賊別隊屯流山官軍山内氏兵擊走之獲賊將近藤勇搃致之板橋營斬徇軍門送首級於京師梟四條磧文久以來勇在京師爲新選隊首而屬松平容保多斃正義士京師士民無不舉疾之及慶喜容保等南退大阪自率其部下四百餘人留伏水以偵京師動靜終與大阪兵俱犯官軍銳傷其股及戰敗逃走江戶煽動德川氏部下相率至甲府與官軍戰於勝沼不利走逃下野至是

伏誅官軍乘勝攻結城城兵不能支擁勝任而走官軍乃拔結城敬三等率衆至宇都宮圭介聞結城守兵太少急攻陷之官兵退投宇都宮圭介遂據結城無幾圭介率兵二千出戰小山以小隊狙擊官軍毛利氏隊將南部館林石川等數人死之是日自巳至申勝敗不決官軍死傷頗多遂退宇都宮圭介次榑木詰旦賊將秋月登之助土方歲三等以精兵千餘人襲宇都宮官軍以彦根大垣宇都宮松代等十藩兵八百人逆戰城外登之助歲三冒死挺前官軍沮靡退而守宇都宮城圭介一軍自鹿沼橫擊之時會

津賊兵亦踰三王嶺來侵。砲聲震天。城下火忽起。官軍不能支。棄城而退。城主戶田忠恕出投館林。賊乃據宇都宮。降將板倉勝靜在城中。為賊所奪。明日賊別隊以三百人襲關宿。官軍設伏破之。賊兵不屈。挺前奮鬪。殺傷相當。官軍別擣其背。賊兵為大潰。或降或逃。投宇都宮。先是總野諸藩往往歸順。出兵擊賊。而兵皆擐甲執槍。以故戰多不利。警已達江戶。總督橋本實梁更命鹿兒島山口高知。鳥取大垣兵赴援。五藩兵至。壬生合近傍諸藩兵。二十二日昧爽攻宇都宮。賊兵逆戰安塚。而賊別隊擣鹿兒島大垣軍後。

官軍別隊自雀宮赴援。夾擊破之。賊兵退入城。別扼明神八幡二山。二十三日官軍大舉進圍宇都宮城。四面合擊。城兵固守。而山上賊兵橫衝。官軍官軍殆。敗兵士多死之。鳥取隊將河田佐久馬奮曰。蕞爾瀆賊多。殪天兵逆罪。豈可恕哉。及日未沒。吾必殲賊。取城。諸子其努力。自立矢石之所。援枹鼓之。咄嗟麾衆。鳥取兵應聲殊死戰。進踰空濠。肉薄攻之。遂拔城一角。斃賊無算。城兵失守。圭介等衝圍北走。城乃陷。是日官軍復。宇都宮已而圭介等以千餘人再據日光山。官軍擊之。今市迭有勝敗。尋大破之。圭介等率殘

兵數百走投會津。是時賊隊將古屋作左衛門以八百人徇越後。進入信濃。襲飯山。飯山兵施奇策擊之。作左衛門墮以身逃。餘衆亦走投會津。已而北陸道官軍入越後。賊將松平容保出兵拒之。先是德川氏士卒多脫江戶。據上總。木更津。通意於賊將松平容保。謀幕府恢復。大總督熾仁出兵擊之。賊兵將略船橋。岡山。兵陣八幡。安濃津。兵陣貝塚。福岡。兵陣行德。佐土原。兵陣鎌谷。以備之。是月天皇自大阪還幸於京師。閏四月。木更津賊出襲八幡。貝塚。官軍失守。且戰且退。賊兵乘勝追躡。擠之。市川。佐土原。兵在鎌谷。

顧援之。賊兵逆戰。佐土原兵伏麥畦。狙擊。更以臼砲殪賊。餘衆逃走。賊別軍已略八幡。貝塚。進取船橋。佐土原兵自水陸三道掩擊。破之。福岡。安濃津。岡山。兵亦反戰。合擊。縱火。船橋。蹙之。煙焰蔽天。賊軍潰散。無幾。上總盡平。詔以左近衛大將三條實美拜征東監察使。是月實美至江戶。德川氏亡命徒與無賴失業。者私相結納。據寬永寺。自稱彰義隊。欲擁公現。法親王作亂。僧覺王院者嘗拒朝旨。愆慝。公現而會津莊內諸賊亦遙為之聲援。勢頗猖獗。乃傳檄煽動東北諸藩。其執迷誤理義者多應之。而瓦合烏集。素無紀

律恣罵詈官兵。或害之途。官兵憤懣。奏請誅滅之。是時脫籍亡命。徒失利於總野間。悉投會津。推圭介爲將。襲白川城。城兵合仙臺。二本松。三春。平泉。湯長谷。兵邀戰。賊縱火城下。三面掩擊。城兵不能支。自火城。自後門逃。二本松兵爲賊內應。開前門迎賊。賊兵乃拔白川城據之。賊隊將田中左內。率兵三百餘人。會之左內者。會津人也。二十一日。官軍設伏於鹽崎村。誘白川賊兵擊破之。明日又破之。百村追北。至板室。賊隊將小笠原新太郎死之。官軍縱火聚落。進保大田原。賊收敗兵。次三斗小屋。先是松平容保據會津。

謀逆事聞京師。天皇宸怒。詔拜左大臣九條道孝。正三位澤爲量。少將醍醐忠敬。爲征討使。舉奧羽諸藩兵伐之。上杉齊憲在京師。亦奉詔從。道孝等就國。與伊達慶邦進兵於會津。而奧羽諸藩意未定。獨佐竹義堯。津輕承昭。生駒親敬等。唱勤王。而酒井忠篤據莊內。與容保通謀。出兵連陷新莊。天童。遂逼秋田。義堯兵邀戰。不利。至是。慶邦。齊憲。竊通容保。時道孝忠敬。在仙臺。爲量在秋田。道孝使參謀世良修藏。詰慶邦。齊憲等。慶邦怒。斬修藏。道孝忠敬等危懼。去。至秋田。與爲量合議。報急。江戶及京師。是時官軍分道向。

會津。鹿兒島。山口。金澤。名護屋。福井。高田。松代。松本。兵。自越後進。鹿兒島。山口。別隊。及安濃津。彦根。川越。忍。大垣。大村。兵。自白川進。會津。仙臺。棚倉。賊兵。扼守。白川。二十五日。官軍攻白川。不利。越後官軍。已戰於。小出島。鯨波。三國嶺。皆勝。進薄長岡。而官軍白川。敗。報達。江戶。大總督熾仁。更使鳥取。岡山。大村。柳川。佐。土原。笠間。兵。赴援。熾仁。謂。寬永寺。賊。益猖獗。據。以。偵。我。釁。不可不討焉。而東北未平。不如諭降之也。乃與。監察使實美謀。傳命。德川龜之助。諭降之。賊不奉命。五月朔。官軍再攻白川。拔之。熾仁使橋本實梁。柳原。

前光。往諭。公現法親王。實梁等。乃至。寬永寺。欲面諭。公現。賊僧覺王院沮之。公現輒稱病。不見實梁等。十四日。熾仁遂與實美等。下令討。寬永寺。賊。參謀。大村。永敏。部署。官軍。所向。鹿兒島。熊本。鳥取。兵。自湯島進。山口。佐賀。久留米。大村。佐土原。兵。自本鄉進。而以岡。山。安濃津。德島。名護屋。和歌山。廣島。福岡。兵。為後援。賊聞之。是夜多逃亡。所餘殆千人。分守。寬永寺。及谷。中。車阪。十五日。官軍攻。寬永寺。賊。開前門。衝突。官軍。沮靡。不能前。會。大風雨。乃乘風。彈。大煩。破前門一角。賊退。據。山王山。覺王院等。驚悸。奉。公現。自間道逃。熊。

續日本外史 卷九
本兵仰攻山王山。賊銃手俯彈之。熊本兵沮靡。鳥取兵赴援。擊走山上賊。賊退保樓門。以土豚築臺。巨砲連射。會官軍自本鄉進者。遙以榴彈射樓門。火忽起。前門官軍乘之。賊兵不能支。遂大敗。悉自根津。車阪。逃。官軍追擊。斬獲無算。於是熾仁。實美等。下令鎮撫。江戸。市民。初。賊將林忠崇。煽動德川氏亡命徒。相率脫。江戸。橫行。總野間。屢抗官軍。力屈。就降。官兵檻致之。於江戸。熾仁下教。錮於大久保。忠禮。邑小田原。至是。忠崇煽動小田原兵。出據函根。熾仁遣軍監中井某。三雲某。於小田原。下令忠禮討之。忠禮不答。中井

怒責忠禮。忠禮臣執中井。斬之。三雲。歷以身逃歸。江戸。啓狀。熾仁。熾仁出兵。問忠禮罪。忠禮惶懼。刺首謀。乞哀。官軍進攻函根。賊兵三百餘人。扼湯本要衝。官軍奮戰破之。賊欲退據嶮。官軍挺進尾擊。忠崇等棄函根。走三島。遂航投仙臺。後議忠禮應賊罪。詔削其封邑。六月。詔建府藩縣三治一致之制。且使西南諸藩。益出兵討奧羽賊。是月。北陸道總督高倉永祐卒。於越後。永祐從三位。永胤子。官爲從四位左少將。時年三十一。於是官軍喪首領。逗撓不進。天皇憂之。更使大納言久我通久。赴援。而越後陸奧諸城未下。二

十四日東奧官軍攻拔棚倉城二十八日拔泉城賊兵累敗投湯長谷小名濱於是官軍水陸掩擊三十日陷湯長谷城賊退據平城以收敗兵官軍乘勝追躡七月朔攻平城城堅不拔會官軍四百餘人自江戶來援勢太銳十三日再攻平城城兵設砦拒之而其兵多執和銃會雷雨不能彈官軍先鋒柳川兵奮鬪破砦而進鹿兒島兵繼之拔其外郭賊撤橋板隔水拒之柳川兵緣橋打挺前擣其右翼餘衆亦吶喊掩攻賊兵披靡退入牙城嬰壁力拒銃丸交雨而下聲震於坤軸而城未拔日方暮官軍退次外郭夜方

三鼓牙城火起官軍急乘之不見隻騎蓋城中彈丸已竭知其不可支自縱火東走也詰旦官軍取平城平城最險而易守難攻於是官軍死傷最多居數日官軍進略富岡須賀川遂攻陷二本松城城主丹羽長國走米澤官軍已取二本松乃與白川官軍謀合將刻日逼會津是時北陸官軍亦已取長岡城據之而賊勢猖獗列寨相持自東北始亂殆涉數月而官軍未奏討平之功天皇深憂之詔以仁和寺嘉彰親王爲討會總督以中納言西園寺公望左少將四條隆謨左衛門權佐壬生基修爲副使舉尾張美濃以

西兵赴伐。乃下勅曰：速誅滅容保以下亂賊，解億兆塗炭之苦，以答朕意焉。賊若出乞降，則宜經奏可而處之。朕不肯喜殺戮也。聞奧羽九月而雪焉。及其天未寒，宜速奏平定之功。嘉彰等拜勅。是日發京師，赴越後。時新發田城為賊所圍，勢太急。官軍乃援新發田。賊部將河合繼助、諜知長岡守兵寡，乘夜攻復長岡城，據之。詰旦乘勝大舉，將濟信濃川來侵。官軍懲前夜之敗，意頗沮喪，輒曰：不如却兵於三國嶺，避銳擊惰也。參謀山縣狂介奮曰：今而却一步，則失十步之勢焉。進一步，則得百步之勢焉。豈有以一挫折誤

軍機哉。且聞東奧官軍據白川，連陷諸城。顧賊奴顧後不能持久，諸子其勉之。奴輩狂勝必懈，吾可一舉而取也。二十九日昧爽，乘大霧潛兵自妙見口進，因使人偵賊營。賊兵果懈，狂介曰：善。乃縱火迫傍，以精銳數十人斫其營。賊兵驚潰，因急叢小銃薄長岡城。兵避易。狂介咄嗟麾兵乘之，賊遂棄守而逃。於是官軍再拔長岡城，捕市民通賊者，斬徇軍門。是時嘉彰親王以下已自松崎進，援新發田。連陷水原、新瀨、勢如破竹。賊部將上杉主水以下退守。見附、天皇、聞仙、臺米澤諸藩敢抗官軍，詔禡慶邦、齊憲等官爵益進。

兵追討。先是公現。及覺王院等在仙臺。於是仙臺南部。米澤莊內諸賊大振。而二本松已陷。中村三春諸藩亦已歸順。賊勢稍沮喪。官軍乃大舉攻駒峰。仙臺賊兵二千餘人出拒。官軍奮戰破之。進取駒峯。因分兵討仙臺以下四藩。是月詔改江戶稱曰東京。八月。米澤賊兵在越後者。知勢不可支。撤守而去。官軍在白川二本松者。進逼仙臺。會津賊兵獲間。協合德川氏及總野奧越諸藩亡命徒。益修四境守備。是時北陸官軍殆徇越後。終陷村松。城主堀直賀出走。會津官軍乘勝而進。賊以兵五千餘人扼守會津川。官軍

臨川而陣。連日交戰。互相對峙。參謀伊知地正治。板垣退助等。在白川相議曰。會津者根蒂也。如仙臺米澤。乃其枝葉耳。芟枝而不發其根。非計也。先拔其根。蒂以及枝葉。則不伐而仆必矣。且會津地方。雪早降焉。距今三十日。沍寒不得輒進。此機固不可失矣。即率鹿兒島山口高知大垣大村兵千餘人。發二本松。聲言曰。仙臺盟主也。吾先伐之。而遽轉路踰方成嶺。自石筵進向會津。賊分兵各所守之。正治退助等。麾官兵連戰皆破之。至猪苗代。則不見一人。時賊兵退守戶口。官軍進擊。斃賊將秋月某。於是餘眾潰走。二

十四日。官軍逼城下。城中賊兵多出。守四疆。官軍搆其虛。城中窘急。出童兵及女兵挑戰。官軍擊却之。遂結營城外。以俟。白川官軍至。二十五日。官軍名護屋和歌山。廣島。佐賀。宇都宮。大田原。兵千餘人。自白川行破。沿道賊營。黃昏皆會。城下。是夜城中賊兵來襲。官軍擊却之。賊守四境者。聞急。皆入城。嬰壁力拒。時城中糧食彈藥略盡。輒出兵。搬糧食。官軍乘間取小田山。山距城太近。可俯射城中。乃以野戰砲俯擊。城兵窘蹙。是月。天皇行卽位禮。納故左大臣一條忠香女壽榮子為女御。即日進皇后親王大臣以下。諸官

司官員各獻劔及馬以賀。詔賜之酒饌。改慶應四年。曰。明治元年。而一世一元。以作永式。先是。朝彥親王資望稍衰。擬議不用。及德川慶喜之東走。通聲息於關東。使人謀陰謀於慶喜。慶喜既悔悟。不肯應親王意。至是事覺。天皇家怒。詔削朝彥爵位。貶為庶人。謫安藝廣島。朝彥舊稱中川宮。又稱賀陽宮。是時官軍在會津者。數日逗撓。不肯薄城。城兵亦不挑戰。城中賊將。牧野忠恭。松平定敬。板倉勝靜。小笠原長行。堀直賀。及大鳥圭介。土方歲三等。出城北走。官軍在南者。進絕城中糧道。越後官軍亦已濟會津川。以萬餘

人進陣。船戶船戶距會津城五里。則刻日三面掩擊。城兵聞警。日夜四出挑戰。官軍擊感之。而在小田山。及城東南者。以巨彈連射樓櫓及牙城。城兵震死無算。參謀正治退助。及山縣狂介等相議曰。懸軍深入。敵地曠日彌久。變或生焉。不如一舉拔城也。即部署諸軍。十五日齊薄城。先是高知兵士澤本幸則犯法。當斬。參謀板垣退助宥其罪。往說上杉氏。幸則雄辯。有膽氣。輒至米澤。說上杉氏以順逆。上杉氏素與山內氏為姻戚。喜其忠告。因幸則乞降。至是出兵屬官軍。是日。上杉氏兵自鹽川進城。兵望見其旗章。相謂。

曰。城南糧道已絕焉。城北應援亦絕焉。孤城受天下之兵。死固其分也。乃嬰壁拒之。容保知力不支。已有乞降之意。因傳令勿肯抗官軍。十九日。容保重臣手代木勝任。秋月胤永。面縛出乞降。參謀哂曰。賊奴果乞降乎。乃執二人。初高知部卒佯為狂。至城北門。城兵見其空手而來。不肯銃之。卒輒入城。勸降。城兵執之。至是勝任介卒出降。卒實高知兵士某也。於是參謀相議。使容保父子出降軍門。致城地。納兵仗。勝任胤永奉命。因刻日放還二人。是歲自春至秋。東北諸賊未平。天皇在京師。深憂之。欲親征亂賊。至是朝議。

已決。以是月二十日。鳳駕發京師。詔慰撫沿道人民。賞其孝子義僕。賜歲六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廢疾者。米粟金帛。各有差。二十二日。為天皇誕辰。詔停刑治。賜酒饌於諸官諸司。以是日制。為天長節。二十三日。會津城兵樹降旗於西北二門。是日容保及其義子喜德。與重臣數人出降。輒致城地兵仗。上疏謝罪。官兵護送容保以下於瀧澤。妙國寺錮之。而容保部將。佐川官兵衛以下。城兵四千餘人。悉就降。是時討會總督嘉彰親王陣坂下。乃下令賜降兵瘡痍者治療。又給米錢於城中老幼兒女。蓋仍天皇仁恤之詔旨。

云。會津城已陷。德川氏亡命。徒及桑名。松山。唐津等。賊兵在城中者。悉走仙臺。公現猶在仙臺。意頗沮喪。始悔背朝旨。伊達慶邦未知會津陷。謂其與容保締盟約。而先降。非義也。至是公現慶邦及南部利剛。酒井忠篤等。皆相尋降。十月三日。鳳駕達東京。以西城為行在。時容保慶邦以下。賊將皆就降。官軍收其城地。兵仗。報大捷於東京。大總督熾仁鎮將實美以下。迎鳳駕。奏屬東北鎮定狀。天皇歡喜優詔。犒其軍。勞賜金。武官有差。尋詔羣臣議。與羽越降人措置。是時德川氏亡命。將榎本武揚。帥軍艦在石卷。日使部

續日本外史 卷九
下兵。綠鍊水陸軍。及與羽畧定。無所容身。會大鳥圭介等率賊兵二千五百人。自會津來。投乃欲俱奪函館。據之。十九日夜。帥回天。開陽。咸臨。觀光。蟠龍。富士山。朝陽。七艦。去。至鷺木港。時積雪。沍寒。四望浩然。港距函館十里。函館府知事清水谷公考在五稜郭。而戌函館者山口岡山津輕松前小倉福山兵。僅二百餘人。聞賊艦來。寇分守。大野文月報急於東京。已而賊兵上陸。分爲二軍。大鳥圭介將一軍。侵函館。土方歲三將一軍。踰川汲嶺。間行入函館。官兵逆擊。却之。圭介自將來攻。官軍敗。斂。函館府判事井上石見死。

之歲三等進。略大野。文月襲官軍後道。官軍潰走。清水谷公考走津輕。賊別隊駕長鯨艦者。遇颶。不得前。捨艦入鷺木。聞先鋒已交。兵急襲七重村。官兵迎戰。破之多。斃賊兵。而官兵亦死傷過當。因棄七重而退。賊先鋒進。拔五稜郭。諸艦遂入函館港。無幾。賊分兵。海陸並攻松前城。官軍迎戰。屍內福島皆不利。賊兵進逼松前。官軍連寨拒之。賊破其一寨。官軍亦死擊却賊艦。已而賊兵水陸來薄。松前兵欲據城決戰。部將安田拙造察勢不可支。徙城主松前德廣於江刺。城兵鈴木某。田崎某等憤之。潛往江刺。刺拙造父子。

於是閩藩騷擾。賊乘隙入城中。城兵縱火力戰多。死之。賊遂陷松前。欲進取江刺。及館水軍賊將樓本武揚。以閩陽艦夜襲江刺。官兵已退保熊石。武揚不知。時北風凜然大雪蔽海。乃砲擊挑戰。無肯應者。大明放輕舸上陸。遂據之。陸軍賊將圭介。歲三亦侵雪。二道來襲。官軍分兵守小砂子。稻倉。石關。館諸寨。而小砂子先敗。稻倉。石關亦失守。松前德廣聞之。與其臣數十人。自熊石航走津輕。部將松前石京。蠣崎民部。以下三百餘人。在熊石者皆降。賊是夜雪益烈。風濤大起。賊艦錨索忽斷。蒸氣爲暴風所壓。掀翻入

暗礁間。武揚在艦中。咄嗟麾水夫。欲以避難。居四日。遂觸暗礁。艦殆覆。武揚乃携兵銃。駕輕舸上岸。無幾艦碎。函館賊望見之。以回天。咸臨。兵艦救爲激浪所阻。咸臨艦亦破。機關賊別隊已陷館。合兵至熊石。官軍避鋒。悉退津輕。以俟援兵。至武揚。圭介。歲三等置守兵於要衝。還函館。連發祝砲。賀大捷。告狀於在留外國人。及英佛船將。約貿易諸件。一仍舊。而武揚爲總裁。松平太郎爲副總裁。永井尚志爲函館奉行。荒井郁之助爲海軍奉行。大島圭介爲陸軍奉行。英佛船將等。謂事狀甚危。激乃欲爲武揚等說。我政府緩

其罪武揚等不悅。曰：吾何乞哀於政府？十二月，武揚托書英佛船將，通情朝廷。曰：德川亡命，臣昧死白。睿旨欲使德川以下降人，無凍餒之憂矣。凡有生人類，豈不戴覆育之仁哉？而德川舊臣殆過三十萬人，非七十萬石所能養也。寧雖填溝壑而不能伍工商，是以流離間關，其潛匿江戶者亦不為少焉。臣等欲誘徙之，蝦夷開拓，榛蕪驅無用之人，以就有用之業，嚮因舊主龜之助，歎訴弗省。臣等乃就幾千萬人，撰其十之三，與偕航至仙臺會，與羽平定，無復容亡命者。臣等跼蹐至蝦夷，欲冒洹寒凌風雪，指畫地方以守。

北門鎖鑰，鄙情已倚。四條公而陳焉。今茲十月，入鷺木港，欲報狀於清水谷公，以俟命而名已為流賊。為官兵所襲擊，固非有抗朝廷之意。然一旦交兵，清水谷公以下，函館吏胥皆自引去，市民騷然。於是臣等私相議經略其地，然以其係外國互市之地，遣人報狀松前，而使見殺。尋松前人亦走，故入視松前事。今函館松前農商安堵，而開拓亦就緒。臣等黨與三千一心，然無其首長，則猶有手足而無頭目矣。終不可得統一也。伏請舉蝦夷，賜之德川，以養舊臣。且撰德川血胤一人為之首長，則臣等感奮戮力，必變沮。

如場為富強境嚴全島守備以興內地之利是方今之急務也若其內亂接武甲勝乙敗要之不過兄弟鬩牆耳則士民倒懸足徒招外侮也故臣等固不好亂而戰出於不得已願聖明鑑之頃者英佛艦入函館港臣等出見船將船將憐臣等意教以調停策臣等謂抑塞之情得徹於天則欲致力神州以報恩德也日夜企翹以待大命不勝戰栗之至今權置首長者做合衆國例姑從羣望也因以五稜郭為本營置奉行於函館松前江刺以綜地方庶務徙兵二百餘人於室蘭以武澤某為奉行將拓蝦夷謹請諒察先

是朝廷聞函館變命德川龜之助討之慶喜請自往弗允欲更命德川詔武征之及獲此書咸曰賊奴恃慢無禮不可肯假其罪也朝議即決因下征討令是月詔銅容保父子及慶邦齊憲以下賊將就降者於東京公現亦已就降詔幽之京師公現伏見邦家親王子也而定敬勝靜長行等以下竄匿各所者亦皆降是月割陸奧為五國曰磐城曰岩代曰陸前曰陸中曰陸奧又割出羽為二國曰羽前曰羽後於是天下粗定詔使右兵衛督岩倉具視諭英佛等六國公使廢局外中立令乃示書曰我東北反側徒皆降無

續日本外史卷之九終
復抗政府者。爾後鬻軍艦戎器於我。莫亦異議之。各國公使奉命。初德川氏欲購甲鐵艦。是夏米人送致之。橫濱而奉局外令。不輒與焉。至是朝廷購得之。其艦堅牢精緻。各國少其比。云。是月二十三日。鳳駕還幸京師。詔曰。自今後東西屢行幸。親視萬機。以副人民望。

續日本外史卷之九終

續日本外史卷之十

天皇正記

天皇記三

二年正月。尾張三河以西諸侯悉朝京師。賀正。詔賜之酒饌。尋徵諸國藩士。卓識超衆者。補議員。以議國事。因撤諸道關門。便行旅。且除朝敵之外。宥天下罪囚。廢火礫二刑。三月。再幸東京。命諸侯會議政體。自是駐驛東京。更下詔討函館賊。乃諭外國公使在函

續日本外史

館者避亂而海陸進軍。鹿兒島、山口、熊本、岡山、水戶、安濃津、久留米、福山、弘前、松前、德山、大野、黑石、兵凡六千五百人發東京。陸路向陸奧，而海軍艦將土方堅吉、赤塚源六、品川四方一、中牟田倉之助、岡啓三郎、石川貞之丞、山縣久太郎等帥甲鐵。春日、丁卯、陽春等七艦發品川洋，直入南部、宮古港。賊聞之，欲奪甲鐵艦。荒井郁之助等帥回天、蟠龍、高尾三艦發函館港。途遇颶風，三艦離散，而回天艦先進，乃佯建米國旗章入宮古港。官軍不之察，以緩警備。回天艦直逼甲鐵艦。俄揚日輪旗章，銃丸雨注，以襲之。官軍驚

駭，雇點火於蒸氣罐而未遑，拔錨。賊兵數人乘間躍入甲鐵艦。艦將品川土方等揮短槍斃之。賊將甲賀源吾等麾兵衝突，直彈五十斤砲。丸中甲鐵艦，官兵多死，而艦素堅牢不肯破。時春日、丁卯、陽春諸艦皆來援，狙擊源吾，遂斃之。賊兵沮喪，轉艦逃去。官艦追之時，蟠龍艦避颶，鯨浦望見回天艦，取敗悔，踟躕不及事，遂俱走。高尾艦亦至宮古近海，誤壞蒸氣機關，不能進退。艦將古川某以下七十餘人自火，艦逃倚盛岡藩乞降。官艦之追回天艦也。見高尾艦火已起，還宮古港。四月九日，官軍進諸艦於江刺，擊走賊兵。

取江刺。賊兵屢來侵。官軍累戰不利。別攻二股。木古內。又不利。於是賊益猖獗。遂欲復江刺。十六日黃昏。大舉來襲。官軍海陸夾擊。大破之。斃賊無算。十七日昧爽。海陸官軍合謀。長驅直逼松前。賊兵力拒。彈丸殆竭。遂棄松前。走官軍。乃取松前。賊却保福島一渡。尻內。木古內。二十日。官軍乘大霧。攻取木古內。賊將伊庭八郎苦戰死之。在尻內者。聞敗來。擣官軍。後官軍潰走。賊又復木古內。然以其地勢卑隘。難守。擠之而去。更築寨。茂邊地。矢不來。據之。是時官軍諸艦進向函館。賊以回天富士二艦逆戰。官艦不利。已而官

軍又以五艦襲。矢不來。富川寨。別攻二股。賊兵固守。官艦不能拔之。二十四日黎明。官軍以甲鐵。春日。長陽。陽春。丁卯。五艦。襲函館港。賊發回天。蟠龍。富士。三艦拒之。距離殆十町。左右烈戰。海水為沸。官艦且進。且戰。賊知其不可抗。欲與辨天。碩臺夾擊。即測距離。佯却。洋心誘官艦。官艦咄嗟逐之。賊在碩臺者。連彈雨注。碎長陽艦甲板。折其舷。官艦不屈。急逐賊艦。然以不熟水理。至洋心而退。是日陸軍攻一股。至明日不拔。軍監駒井正五郎奮怒。乃率兵數十。奮前蹂破賊營。餘衆踵進。正五郎吶喊麾兵。忽為流彈所殪。官

兵相顧沮靡。及日方傾，兩軍交綏。是役，兩軍死傷四百餘人。云。二十九日，官軍海陸並進，賊將大鳥圭人率精兵五百逆戰。官兵欲據山擊其左，賊却。白山腹狙擊，官兵多死之。輒轉路而進，亦敗。已而本道官兵奮前，大破賊先鋒。會官艦甲鐵等近岸橫擊，連射百斤砲，碎賊中堅。賊兵多震死，遂大潰。走富川。是時有川賊兵亦將潰，榎本武揚單騎馳至，叱咤麾兵，銃丸忽碎其帽。武揚不屈，迎官兵奮戰，而兵多潰。武揚退戰，大橋亦潰。終收敗兵，還五稜郭。官艦悉聚有川洋。五月朔，賊築寨於十餘所，分兵守之。春日左門澤

錄三郎次龜田新道。古屋作左衛門、松岡四郎次神山、赤川大川正三郎、菅浪三五郎次龜田原、中大川村、永井尚志、瀧川光太郎、島田魁、相馬主計守函館。中島三郎助、星恂太郎次千代岡、町出肇次一本木。澁澤誠一郎次湯川、榎本武揚、大鳥圭介、土方歲三守五稜郭。而水軍將荒井郁之助帥回天艦、松岡磐吉帥蟠龍艦、森本弘策帥富士艦，以俟官軍。逼二日，官軍進至七重濱。及大野村，是夜賊兵襲大野村。官軍退次追分。三日，官艦逼函館港，賊艦與碩臺兵逆戰。春日艦砲丸碎，蟠龍艦蒸氣罐、甲鐵艦所彈砲丸

亦殪臺兵數十人。富士艦苦戰。及日晡交綏。是夜富士艦失水路。漂辨天洋。誤觸暗礁。不能進退。船將森本弘策慮爲官艦所獲。輒毀機關。棄艦而上陸。武揚等怒之。召弘策於五稜郭。貶爲水卒。五日黎明。官艦又逼函館港。忽有一艦來衝。甲鐵長陽二艦。二艦擊之。不應。已而逼甲鐵艦。艦將憶宮古港之變。避之。長陽艦急擊之。亦不應。終過甲鐵長陽二艦間而去。二艦將士異之。諦視則聞然無人。而機關皆破。蓋富士艦之流來也。官艦輒奪之。進至大森濱。彈賊艦而退。七日官艦入函館港。會蟠龍艦損機關。不可以供使。

用賊以之代碩臺。出回天艦逆戰。甲鐵艦連彈巨砲。斃賊兵數十人。碎其機關要器。賊又置之海潮淺處。爲碩臺以戰。是日官艦之威力足剿滅賊艦。而官兵暗水理。以故不能破之。已而賊將古屋作左衛門等。夜乘風雨。以兵三百襲大川村。官兵方偃臥。作左衛門獲機急。逼官兵敗績。是夜賊將大川正三郎亦率兵數百。縱火七重村。斫官軍營。官兵苦戰。擊正三郎等却之。九日大鳥圭介以兵八百侵七重村。官兵設伏於大川赤川。以破之。十一日官軍大舉。陸路逼函館。別以輕舸遣陸兵於寒川村。伏山中。出春日陽春。

二艦衝函館背而以甲鐵長陽丁卯三艦逼函館賊修理蟠龍艦已成乃與碩臺及回天艦屹然相對以拒官艦時寒川伏兵起賊背縱橫奮鬪殺傷無算賊兵潰亂春日艦與甲鐵諸艦連彈碩臺殆獲蟠龍艦賊艦將松岡磐吉善拒運艦如臂使指乃以榴彈碎長陽艦硝庫響震海岳烟焰飛揚長陽艦忽覆沒官艦急放輕舸救溺兵賊在陸者乘間反戰官軍敗退蟠龍艦乘勝橫擊七重村甲鐵春日二艦望見之急擊蟠龍艦殆碎之蟠龍艦不能支走至碩臺下投大砲海自縱火蟠龍回天二艦賊兵悉就陸至是賊亡

戰艦氣頗沮喪官軍乘機奮前砲鬪遂大破之斃賊將土方歲三等數人餘眾退守五稜郭及千代岡辨天碩臺等數所是日海陸烈戰前後所斃云十二日甲鐵以下官艦悉逼五稜郭連發榴彈賊將古屋作左衛門在郭中與眾士飲酒榴丸忽震座間作左衛門以下死者十餘人官軍監察片山米右衛門至辨天碩臺諭降賊將永井尚志相馬主計等不納詰旦陸軍進逼五稜郭在辨天碩臺者聞之恐悸乃降官軍部將中山良三入五稜郭諭以順逆利害勸其降賊將榎本武揚答曰僕不能奉明教願與兄相見於

續日本外史 卷十
矢石間以決而已。時賊兵多欲降者。武揚覺之。憚部下紛紛重禮以謝。良三乃取萬國海律全書二卷贈。曰。僕嘗學兵於歐羅巴。是其所手錄也。贈以酬兄厚意。苟有裨益於國家。請兄公之。世僕死不朽。先是賊執支那人在函館者。使役之。至是附之官軍。又放還津輕。松前俘囚曰。僕等已分死。而不欲與此輩俱亡。故還之耳。參謀黑田了介等與書武揚曰。汝愛惜天下寶書。屬烏有特附於我。其意可嘉焉。他日或公之。世汝勿以為念。因贈酒五榼酬之。武揚乃置酒引滿。屬衆曰。待糧盡而後死焉。不亦可乎。衆感激自奮。是

時察順逆不可相抗。逃走者二百餘人。或欲追之。武揚曰。事已至此。饒令留之。亦無所為也。終不追。十六日。黑田了介使人諭千代岡賊出降。賊不答。了介即分兵為三。自七重濱桔梗野進而部將來島賴三率兵五百直攻千代岡。賊兵嬰柵拒之。飛丸忽貫賴三右股。賴三不屈。挺身奮前自斃。兵部下樽澤某等數人躍踰濠排柵。餘衆吶喊繼之。賊將大島圭介。龍川光太郎。澁澤誠一郎。中島三郎助。和田傳兵衛。柏寄才一郎等。力拒不支。或走五稜郭。或走湯川。獨三郎助與其二子及從兵數人。據高處力戰拒之。樽澤進

當三郎助身受十餘創流血淋漓而不屈遂殪三郎助三郎助二子及從兵數人奮鬪皆死樽澤亦遂死之餘衆殊死奮戰斃賊兵無算官軍乃取千代岡遣使於五稜郭告曰今日之戰已拔千代岡將進屠五稜郭故先報耳若夫糧仗欠乏不能以戰則吾請給之賊將齋藤辰吉答曰糧仗彈藥未乏且寶刀磨在於腰吾有唯待戰而已卿等辱厚意請謝之轅門是夜賊築寨於郭外設地雷火以待官軍諜知之不輒逼武揚謂衆曰年少者前途猶遠宜歸順以期他日焉吾且屠死以償罪賊兵大塚某諫武揚止其死會

官兵田島敬藏入五稜郭勸武揚降武揚曰請自就刑以救衆死敬藏曰汝若降吾保必有朝廷寬假之恩須謝既往罪以期他日也遂約其納降而還是日武揚出降黑田了介中山良三延見武揚於千代岡營武揚請刺日致五稜郭了介等聽之詰旦松平太郎荒井郁之助大鳥圭介等賊將十餘人就降永井尚志松岡磐吉相馬主計及舊會津藩老西鄉賴母桑名藩老三宅八藏青地源次郎等在室蘭者聞之皆相踵降而賊兵前後就降者千餘人官軍入檢五稜郭收大砲三十餘門小銃千六百挺米五百苞置

兵戍之。六月，官軍護送俘囚，及降人於東京，獻大捷。函館乃平。初，武揚之脫品川洋也，誘同佛人三名而北。及函館敗，使之還東京。朝廷以其犯中立，令報之。佛蘭西公使公使執三人，押送本國，幽之。是月，詔刑賊藩會津、仙臺、莊內以下將士首謀者，而賞大政維新之際有文武功勞者。頒賜有栖川熾仁親王、仁和寺嘉彰親王、左大臣九條道孝、右大臣三條實美以下公卿二十三人，及鳥津毛利、山內諸氏以下九十餘藩將士。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大村永敏、廣澤真臣、後藤象次郎、板垣退助以下百餘人，廩米百万石。

以爲永祿。其他兵士賜金賞戰功，各有差。八月，詔割蝦夷地方爲十一國，稱曰北海道。先是，松平定敬、板倉勝靜、小笠原長行等自大阪軍敗，潛行東北，及會津城陷，出走仙臺。終駕賊艦，與榎本武揚等發石卷，至函館。無幾逃入東京，而無所容身，乃自首謝罪。詔減死一等，幽之。九月，詔賞函館總督清水谷公考、參謀黑田了介、山田市之丞增田虎之助。曾我準造以下海陸軍官八十一人，及十六藩兵士戰功，賜祿及金，各有差。遣開拓長官東久世通禧、外務大丞丸山作樂等於北海道。董樺太開拓之役，德川慶勝、松平

慶永。島津久光。淺野長勲。毛利敬親。池田慶德。池田茂政。鍋島齊正。蜂須賀茂韶。山内豐信以下。參與朝議。有功勞者。各進爵位。賞之。是月。解德川慶喜。幽屏。徵伊達。上杉。南部。阿部。酒井。牧野。丹羽。諸氏。贓金。削其封土。命其戚族子弟。各受後存。其先祀。尋賞仙臺人三好監物。天童人吉田大八。死節。賜祭。案金。命其藩主伊達宗敦。織田信學。各旌表其忠節。監物性豪宏。博涉書史。該通國家事理。慶應之季。德川慶喜辭職也。朝廷欲召前田慶寧。伊達慶邦等。議之。當是時。嶋津山内二氏參朝議。慶邦僻處於東奧。闔藩暗於

上國事情。以故異論紛起。二三重臣。不知所出。慶邦以監物有卓識。擢參藩務。監物慨然。乃曰。我藩始祖以來。積勞王家。今日之事。可獨委西南諸侯乎。因勸慶邦西上。慶邦使監物先詣京師。會伏見。變起四方。義兵集京師。爭先議東伐。朝廷以仙臺藩雄於東北。特詔討會津。監物以部下兵。與上杉齊憲等。奉勅使九條道孝。澤爲量。醍醐忠敬。海路東下。傳朝旨於慶邦。適藩老坂英力。至自江戶。宣言曰。薩長二藩。利聖上。幼冲。奪德川氏權。其心不測。衆以爲然。一唱百和。牢不可破。監物乃指陳大義。反復辯論。議討會津。慶

邦意卽決。奉勅使督隣近諸藩兵出征會津。於是士氣大奮。而英力等私結黨與。陰通會莊二賊。恣放訛言。煽動人心。害監物持正議。讒構無所不至。監物知勢難爭。引病辭職。已而官軍陷白川。磐城諸城。賊鋒日挫。衆心危懼。英力諸輩恐監物再起伏兵。召之。捕監物同志士。悉下獄。初英力之召監物也。監物豫知不可免。乃自奮曰。事至此。不如斷然引決也。見母氏訣別。母氏曰。汝殉王事。吾復何恨。監物卽作上醍醐忠敬書。付三子曰。六師臨境。汝宜持之。爲母請命。一家掩泣。監物從容命酒。作書畫。賦和歌。談笑自如。夜

半屏。左右端坐。自刃。氣未絕。瞑目曰。咄。兇賊不難大義。吾且期汝輩懸首於闕下也。乃絕。實明治元年八月十五日也。天童人吉田大八亦慶應之季。從其藩主織田信學在京師。及東北賊起。信學爲奧羽鎮撫使。先導大八先信學而東下。大唱反正勤王時。莊內賊襲天童城郭。悉灰燼。大八奮勵擊賊走之。於是大八之名聞遠近。無幾。仙臺。米澤。二藩煽動隣近諸藩。與偕援會津。賊焰日熾。大八慨然以討賊爲己任。賊疾其不黨私議。欲百計除大八。大八知其難爭。逃避山野。以待官軍來。然地方皆敵。無所容身。遂爲賊所

續日本外史 卷一
捕是時信學已在天童大議守備而力不能抗遂屈
意於賊賊乃押送大八繫天童獄已而山形賊徒數
人來逼信學使大八自裁大八乃作與其幼子遺誠
及絕命詩從容就死大八自幼耽國史平素慨朝綱
衰弛專潛心鈐鞞傍究劔槍術至是天皇聞監物大
八二人死於節歡悼不淺特詔表其精忠云三年正
月天皇御東京城公卿百官獻賀詔製定新律曰除
叛逆私殺強盜放火之外可專從寬恕也尋詔禁廷
臣深齒拂眉又詔徙會津降人於北海道石狩從事
開拓以營生業時長門兵士恃與羽征討之功勞激

論方熾遂拒藩制改革令推大樂源太郎佐佐木正
一內藤源吾富永有隣瀨原泰藏等爲謀主陽托名
攘夷煽動神官僧侶及不逞徒欲直逼藩廳除要路
吏員長防二州爲之騷然知事毛利敬親父子憂之
自出加說諭兵士等不聽築寨於要地絕藩廳及知
事糧道藩吏奮怒將出兵鎮壓乃使人說其支藩夾
擊賊徒且報急東京賊徒益猖獗敬親等遣兵與支
藩兵戮力大戰於小郡遂大破賊兵朝廷亦出兵赴
援藩兵大振賊乃逃散大納言德大寺實則奉朝旨
至藩地以鎮撫焉藩吏分兵捕首謀十餘人處死或

續日本外史 卷十
流賊魁略盡而獨大樂源太郎脫走久留米久留米人納之朝廷下令久留米藩知事有馬慶賴讓責其納賊魁慶賴臣島田莊太郎等竊殺源太郎以晦其踪跡已而事覺朝廷捕莊太郎及其黨二十人下爲庶人閏十月詔宥朝彥罪使之還京師後數年復其族更叙二品親王稱久通宮先是削輪王寺公現親王爵位幽於伏見宮公現日夜悔先非欲百方贖罪是月上疏請留學海外勸琢磨以酬萬分天皇嘉納其志詔宥東北煽動罪會北白川智成親王薨無嗣因以公現爲北白川宮公現拜詔命之辱就學於

歐羅巴四年正月賊入參議廣澤真臣家夜方四更真臣偃卧賊輒殺之真臣長門人嘗遭國難頗竭股肱力已而際會明治維新之大政致身天朝所獻替甚多焉而皆得其宜以故帝寵顧之詔陞參議至是遭害帝殊悼之因詔贈正三位賜金幣供祭案且下勅搜索賊五旬未獲於是叡悼益深再下勅四方曰故參議廣澤真臣之遭變也朕不能保庇之又逃逸其賊抑大政維新以來橫井平四郎大村益次郎等身居顯要而懼害其賊雖已就逮捕朕嘗悼之今又暴害及真臣是朕之不逮而朝憲不振綱紀不肅之

所致朕甚憾之。宜令天下搜索嚴密，以期賊於必獲也。於是諸國索賊甚嚴，而復不獲。六月，從二位毛利敬親薨，詔贈從一位，特賜宣旨，賞勤王首唱之元勳。初，敬親之罹病也，朝廷遣大納言岩倉具視就其藩地慰問之，併賜宸翰，慰問書蓋異數云。先是，福岡藩吏贗造楮幣，至是事覺，詔免知事黑田慶贊職，刑大參事立花增華以下數人，更遣有栖川熾仁親王鎮撫其藩地。是月，詔曰：朕惟際更始維新之時，欲內以保安億兆，外以與各國對峙，則不可不名實相副，政令歸一也。以故聽納諸藩版籍奉還議，新置知藩

事，各奉其職。然數百年因襲之久，或有其名而其實不舉焉。何以保安億兆，與萬國對峙乎？朕深慨之，仍廢藩爲縣，欲使之去冗就簡。除有名無實之弊，無政令多岐之憂也。汝群臣其體朕意，因召鹿兒島山口佐賀高知四藩知事，勅賞藩籍奉還首唱功，又以熊本名護屋德島烏取四藩知事，嘗有所建議，詔賞規畫得宜，尋解諸藩知事職，命爲東京府貫屬華族。新建府縣治制，八月，詔改定官制及吏員等級，以太政官爲本官，以諸省爲分官，而不論官省寮司分課各務者，曰局。又廢從前位官相當制，更分官等爲十五。

續日本外史 卷十一
以三等以上爲勅任官。以七等以上爲奏任官。而八等以下至十五等爲判任官。且廢大納言。以太政大臣。左右大臣。參議爲三職。置之。勅任官。是月。以右大臣三條實美爲太政大臣。以大納言岩倉具視爲右大臣。自餘皆轉官改職。大沙汰冗員。九月。詔賞從三位島津久光積年之功勞。別創一家。割宗家賞典。祿十萬石。賜其五萬石。十一月。以右大臣岩倉具視爲全權大使。以參議木戶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輔伊藤博文。外務少輔山口尚芳爲副使。遣歐米各國。稱曰通信大使。大使至。明年九月而還。十

二月。命京都府華族外山光輔。愛宕通旭。自裁而處。光輔家扶比喜多源二。及秋田縣士族初岡敬次。久留米縣士族小河直文。柳河縣士族古川十郎。熊本縣士族宮田源吾。日田縣農楠本省吾。矢野壽助等。於斬處。秋田縣士族中村怒助以下四十四人。於準流及禁錮。初。光輔以下慨歎政體變遷。與王政維新之始。朝旨相戾。且憤天皇久在東京。曾無還幸之期。欲除當路有司。興起維新之旨意。比喜多源次。初岡敬次以下爲之謀主。其黨六百餘人。聚京師。而東京官吏亦遙應之者。殆數十人。將縱火東京城。擁天皇。

於西京去時山口藩脫兵散在九州地方因竊通其意脫兵亦嘗憤新政變遷以故多應之是歲三月事覺海內洶洶東京戒嚴卽下令京都府執光輔通旭以下首謀者至是刑之五年正月解松平容保松平喜德伊達慶邦上杉齊憲酒井忠篤丹羽長國松平定敬小笠原長行板倉勝靜牧野忠恭堀直賀林忠崇竹中重固及仙臺老臣葦名靱負鹽森左馬介會津老臣手代木勝任秋月胤永等數十人幽閉宥榎本武揚永井尚志松平太郎荒井郁之助大鳥圭介澤太郎右衛門澁澤誠一郎佐野雄之助仙石丹次

郎等百餘人囚獄更詔叙德川慶喜於從四位五月天皇海路幸西京大阪赤馬關鹿兒島等西南各地親問民疾苦是月從二位山内豐信薨詔贈從一位賜金幣賞維新之元勳八月天皇航自鎮西還于東京九月琉球國使尚健副使向有恒贊議官向維新等入朝上其主尚泰手書及方物詔以尚泰爲琉球藩王列華族班賜新貨三萬圓勞之並賜其妃及三使什器貨幣各有差十一月廢太陰曆以是歲十二月三日爲六年一月一日因詔曰朕惟我邦所頒行太陰曆者以太陰朔望建月故二三年間不得不必

置閏月也。然而置閏前後時有季候遲速終生推步之差。殊如舊曆中下段所揭率妄誕無誓妨人智開達者不爲少焉。太陽曆者從太陽躔度而建月焉。雖日子有多少異嘗無季候遲速之變。每四歲置一日閏不過七歲後僅生一日之差耳。比之太陰曆最精密其便不便固不待論也。是以自今廢太陰曆更用太陽曆以傳永世百官諸司其體斯旨因頒行新曆民間或多批議之者曰曆者專供種植之用而新曆不優農事也。田野頑民喋喋不絕口事漸達天聽。天皇憂之更詔併太陰曆而頒行。六年五月東京城罹

災以赤阪離宮爲假皇居。是月遣海軍大輔勝安芳侍從西四辻公業於鹿兒島。召島津久光。久光拜教諭即入朝。詔陞從二位備內閣。顧問。初久光之移病在鹿兒嶋也。會大駕巡幸久光獻疑問二十條。建議十四條。帝嘉出其憂國之至誠。至是召之。九月從三位澤宣嘉薨。宣嘉夙謀王運挽回頗嘗艱苦當維新之際奉職勉勵不怠。帝聞其早棄世哀毀殊深。因詔贈正二位。賜金幣表其功勞。十月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外務卿副島種臣。並轉參議。參議大隈重信。兼大藏卿。參議大木喬任。兼司法卿。工部大輔伊藤博文。

續日本外史 卷十一
轉參議兼工部卿。海軍大輔勝安芳轉參議兼海軍卿。特命全權公使寺島宗則轉參議兼外務卿。陸軍大將近衛都督兼參議西鄉隆盛參議副島種臣。後藤象次郎江藤新平並奏請辭職。隆盛嘗有詩曰我有千絲髮。氈氈黑於漆。我有一寸心。皓皓白於雪。我髮猶可斷。我心不可截。七年一月賊要右大臣岩倉具視於途傷之。無幾捕高知人武市熊吉等九人下獄。先是朝議欲修隣交。使外務大丞花房義質齎國書至朝鮮。朝鮮王以我書辭不遜爲名。遷延不報。遂擯我國書。而答書悖慢自尊。參議西鄉副島板垣。

江藤諸氏皆謂韓奴加非禮於我。不得不遣兵問其罪也。卽議之朝。右大臣具視執其不可。曰方今北有鄂羅之患。而內國未至整理。輒非出師之秋。衆然之。於是征韓議遂罷。而鄉等諸氏不懌。遽稱病辭職。物情囂然。武市等素主張征韓者。乃竊相謂曰。征韓之議。爲右大臣所沮也。不如除之以動廟議。遂及之。云。後武市以下九人。處於絞罪。二月佐賀人從四位江藤新平。從四位鳥義勇。據其縣作亂。同縣人朝倉尚武。香月經五郎。山中一郎。副鳥義高。重松基吉。村山長榮。福地常影。中川義純。山田平藏。西義質。中島拵

續日本外史 卷十
藏等應之。初尚武等在東京唱征韓。及廟議不決。新平等辭去。欲以兵力脅動。廟議遂承新平旨。至佐賀募同志。其應之者頗多。中島昂藏。山田平藏。急入東京。說新平曰。縣地同志者不少焉。然卿首唱非慫動之。則事遂不舉。新平大喜。使昂藏先歸。佐賀通謀於同志。新平亦相踵赴佐賀。自爲征韓謀主。截斷縣下電線。使人不得報急。東京直略舊藩武庫。掠奪金貨。大峙糧仗。先是高木太郎等十三人。至佐賀縣廳。建征韓議。參事森長義諭却之。太郎等不肯。議論紛騰。遂踏藉縣廳器具。罵長義等。不措勢太暴橫。長義危

懼。逃至長門避難。以報變東京。征韓黨將航逼東京。東京戒嚴。命陸軍少將野津鎮雄。山田顯義。率大阪鎮臺銃兵。及東京鎮臺砲兵三千餘人。先發拜參議大久保利通爲總管。以鎮撫之。是時副島義高。村山長榮等。別募同志。稱曰憂國黨。烏義勇在東京。及聞縣地變。欲自投機。與其弟重松基吉。俄發東京。至長崎會新平。在長崎義勇告曰。聞熊本鎮臺兵將入佐賀城。討我黨。我黨死生在旦夕。然戰或勝。則各獲其志。卿以爲如何。新平曰。僕所見亦不異之。故豫策兵備耳。顧與兄戮力。以僥倖萬一。義勇曰。善矣。即決謀

續日本外史 卷十一
議相偕至佐賀。義勇爲憂國黨酋長。宣言曰：天下將大亂。有志之徒已啓端於東京。勢固不可抑壓焉。今也。本縣士人先機舉事。誰不響應。諸子其努力衆喜。新平至。且聞義勇宣言。謂二君見時勢固不謬矣。益固志士氣大振。佐賀縣權令岩村高俊新就職。而猶在東京。聞變即發。是月十日過長門。時參事森長義在赤馬關迎高俊。告曰：事已遍於一縣。難以寡兵制也。因審語征韓憂國二黨狀。高俊輒使長義至山口縣廳謀之。而高俊直至熊本鎮臺。與陸軍少將谷干城等議。將海陸二道入佐賀。佐賀人前山精一郎者。

素與二黨不協。乃使吉田正之助報二黨陰謀於高俊。高俊大喜。賞精一郎等志。授密旨遣歸。無幾熊本鎮臺兵海路達早津。而陸路臺兵進至筑後瀨高驛。征韓黨朝倉尚武。香月經五郎。山田平藏。田中一郎等數人與新平義勇欲分兵拒之。而謀議未決。新平奮曰：事已至此。何爲猶豫也。夫人加及我頭而不拒。猶坐就死乎。不如奮戰制之也。衆然之。議乃決。急使滿岡勇作傳檄遠近。曰：朝鮮王之擯我國書辱我使節。其暴慢無禮。有不忍言者。是以客歲十月廷議決征韓。而一二大臣偷安是圖。墮蔽聖德。是所以我儕

扼腕奮起。欲排九重雲霧也。然以大臣等不利於己。恣加兵於我。豈可吾儕無事而止哉。因決戰却之。戴錦旗欲問罪於朝鮮。有志之士其諒之。以助吾儕素意。四方聞之。來屬者殆三千人。征韓黨以川上爲牙營。憂國黨以寶琳坊爲牙營。專修諸道守備。十五日。佐賀縣權令岩村高俊及陸軍大佐山川浩。佐久間左馬太。陸軍大尉和田勇馬以下。海陸二道官兵入佐賀城。二黨謀合。以明日爲侵擊期。時城中無粒米。高俊憂之急。下令徵糧食於縣下。縣民懼二黨橫暴。無肯應令者。高俊大苦。使人購求米粟於市街。而又

不獲。前山精一郎使吉田正之助告高俊曰。今夜二黨將來襲。請爲之備。高俊因戒將士黎明。二黨果來襲。三面掩擊。城中官兵善拒。然糧食不支。衆相顧曰。城中無糧。不如衝圍而出也。山川大佐及與大尉。大池大尉等率一小隊。突然自北門出。縱橫揮擊。賊兵辟易。殆潰。城兵乘之。縱火賊支營。獲米三十苞。而還是際。大池大尉爲賊所斃。而山川大佐與大尉等亦已蒙重創。日暮兩軍交綏。詰旦賊兵復來攻城。兵苦戰。而城中糧食已盡。兵皆疲困。乃欲棄城圖再舉。是夜衝圍東出。濟筑後川。賊兵追躡。砲擊其船。船多覆。

沒官兵溺死者無算。僅以二百人退。次筑後府中。於是二黨移牙營於城中。分兵守諸道。勢焰日熾。其兵殆萬人。砲銃彈藥稱之。因使人徵大村平戶島原兵。不應。詔削新平義勇爵位。下征討令於海內。拜東伏見嘉彰親王爲征討總督。以陸軍中將山縣有朋爲征討參軍。發東京。是時總管大久保利通已達博多港。使人偵賊動靜。賊兵守四境太嚴。因會諸將議官軍所向。分大阪東京臺兵三千餘人。自田代荻原平等寺三道進。少將野津鎮雄統之。二十一日官軍擊田代賊。走之。明日進至朝日山下。山下林藪蒨蔚。最

稱要衝。賊兵蔽林而陣。瞰射雨注。官軍不能前。厚東少佐以四百人自間道橫擊。又使四百人擣賊背。大破之。賊棄營而走。官軍取朝日山。進逼中原。賊據沮隘拒之。遂來襲官軍。其鋒甚銳。官軍殆敗。會官軍別隊來援。因併其兵返戰。遂却之。是夜次中原前山。精一郎率同志二百餘人來投。時官軍連戰皆勝。恃以稍怠。賊偵知之。四更啣枚來襲。官軍狼狽不能支。賊乘勢踏藉。官兵死傷無算。遂大敗。是日熊本鎮臺兵濟筑後川。進逼江見。六田賊營。賊反擊官軍。官軍不利。部將永山中尉。本田少尉等死者十二人。伍長田

上登等蒙重創者殆三十人。遂退西尾。少將山田顯義使福岡縣士族大庭弘越智彦四郎村上義儀等募其縣士擊三瀨賊營。義儀所率兵爲賊所要擊。敗退。大庭部下攀三瀨嶺。彈臼砲挑戰。賊兵自嶺上瞰射答之。大庭等不得前。會彦四郎部下橫擊。與大庭部下合攻之。賊殆潰。其別隊擣彦四郎背。於是嶺上賊亦返戰。大庭等不利。與彦四郎兵皆退。保飯場。金武二嶺。請援顯義。顯義佯怒曰。子等自取潰敗。宜自奮戰。以雪耻矣。大庭等聞之大苦。已而顯義出二小队赴援。於是大庭以下奮激。詰且再攻。三瀨嶺力戰。

格闘。至日暮。大破賊。取三瀨嶺。二十三日。官軍自中原進。賊據寒水村。逆戰。官軍以撒兵擊賊壘。壘固不拔。賊却迫官軍右翼。敵林狙擊。官軍苦戰。小林中尉死之。熊本臺兵聞急。赴援。直衝賊左翼。縱橫奮擊。遂走之。奪壘。進至神崎。賊又據田手村。拒之。官軍奮開縱火。田手村而去。是時海軍已發。品川洋達長崎。適獲島義勇密書。知賊情。乃欲進入佐賀。二十六日。福岡縣士族隊與熊本臺兵擊神崎。賊走之。時有一卒懷書而過。官兵捕之。鞠訊。卒曰。朝倉尚武之密使也。佐賀城下。兵以明日大舉欲擊官軍。因使僕通事於

諸營今獲其答書而還官兵乃奪書具知賊軍密議
因決急擊策遣兵絕其援道分總軍爲三逼境驛賊
兵力拒殺傷相當賊遂不支相率退佐賀城官軍乘
勝將入佐賀會日已暮詰旦畧取蓮池賊兵或懷疑
懼往往來降二十七日佐賀人木原隆忠者爲憂國
征韓二黨乞降渡邊大佐東鄉大尉接之然以其書
辭失體却之已而隆忠又與副島義高再呈謝罪書
而書辭尚不遜乃使義高改書辭及夜義高更呈書
書中有謁大久保參議乞哀語野津鎮雄執其不可
因期明日表降伏之實海軍已自長崎陸路至大町

驛將進至牛津驛賊兵毀牛津川橋梁遮之海軍先
鋒擊走之濟川至久保驛是日賊部將村山長榮來
乞降曰初熊本臺兵入佐賀城也事情齟齬遂至交
兵其罪固無所容矣雖然非肯抗王師意勢出于不
得已故諭二黨將以表降伏之實願停攻擊以鎮衆
心出書乞哀亦以書辭失恭順却之長榮即請改書
辭因刻期而遣歸海軍進次妙福寺時已過晡長榮
謝書未至於是但馬大尉志岐中尉等率二分隊逼
佐賀城賊兵皆出城而逃海軍乃入城三月一日少
將野津鎮雄亦率兵入佐賀城於是海軍出城次妙

圓寺。是時總督嘉彰親王及參軍山縣有朋率東京
臺兵航至兵庫。賊徒降伏之報已達東京朝廷。下令
有朋班其師使嘉彰親王至佐賀行犯賊處刑之事。
先是新平義勇已逃走。因令天下追捕。初官軍自田
代進新平將至神崎驛。指揮諸軍。謂義勇曰。吾有成
算。制敵易耳。公等勿復為念。意氣揚揚。鞭馬而出。
已而其兵不振。新平以為終不可支也。馳歸佐賀。告
義勇曰。吾欲赴鹿兒島。與西鄉氏謀以請應援。衆聞
之而沮。然幾新平與中島昇藏山中一郎。香月經五
郎等乘夜發佐賀。潛航至鹿兒島。與西鄉氏面議事。

遂不諧。乃欲走土佐。依鉄肥人小倉處平。與江口十
郎。船田次郎。航發日向戶浦。昇藏經五郎等數人亦
航逃土佐。義勇在佐賀。日議降伏而不決。其弟副島
義高曰。聞島津從二位公在鹿兒島。乃不如因公謝
罪也。義勇違依。義高即脫佐賀。已而恐義勇猶留佐
賀。變或生。使人諭義勇與偕。義勇遂與義高等數人
走鹿兒島。鹿兒嶋縣權令大山綱良命捕之。義勇義
高及平田重藏。朝倉尚武。福地常影。馬渡雄左衛門。
成松珍平。中島彦助。鍋島克一。石隈吉輔。高柳與平。
石井堅次。牟田口孝敬等。悉就縛。綱良使縣吏押送。

續日本外史 卷十
之於佐賀。益追捕其餘黨。新平已達伊豫。潛行入土佐。高知縣吏執香月經五郎。中島昇藏等。尋捕新平。悉檻送佐賀。嘉彰親王館。佐賀乃與法官議其刑。四月。設刑場於城中。使佐賀縣權令岩村高俊以下。官吏兵員。蒞之處。賊魁江藤新平。島義勇。於梟首處。朝倉尚武。香月經五郎。山中一郎。西義質。中島昇藏。副島義高。重松基吉。村山長榮。福地常影。山田平藏。中川義純。於斬。其他刑與事者百三十六人。族籍處於懲役。前山精一郎。及其同志二百人。以夙屬官軍。屢有戰功。賜金賞之。是役也。九州諸士多傾意於賊。欲

俱舉事。流言曰。熊本臺兵亦將應賊。島津久光憂之。在鹿兒島備其變。至是事乃平。詔遣萬里小路博房於鹿兒島。召久光。即詣東京。詔任久光左大臣。是時朝廷欲遣兵於臺灣。問殺琉球漂民罪。以參議兼大藏卿大隈重信爲長官。以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爲都督。以陸軍少將谷干城。海軍少將赤松則良爲參軍。使米人李仙得參與謀議。是月。從道以下。海陸兵三千餘人。發東京。航至長崎。重信亦踵發。從道使人募兵鹿兒島。且告其兄隆盛曰。阿兄大志有深謀。然或不得全焉。不肖弟新拜都督。將統海陸兵。遠入異域。

事必期成功。請阿兄刮目，以俟從道之凱旋。因陳募兵事。隆盛嘉其志氣壯烈，有當爲也。輒使驍兵八百餘人，會軍長崎。隆盛自送之埔頭，乃叙別。曰：自今卿等皆有死而無生，宜舉其身委之都督矣。衆皆踴躍而發。米國公使彬哥謨上疏曰：凡同盟國互交兵，則不許貸人民船舶矣。載在中立規條。今貴國有事於臺灣，雖曰非兵事而發軍艦及兵卒入清國，則清國目做交兵必矣。而其所傭役係我人民船舶，則清國必目我爲援貴國。請速復之，以全中立制。時英國公使亦言：清國必生異議矣。於是廷議違依，遽傳命長

寄傳其征行。且使重信還東京。重信驚異，會從道及李仙得議之。從道弗懌，曰：滯陣已久，所齎糧食多，腐臭。兵士亦已苦無事，豈可遷延哉。時有流言曰：熊本及大阪臺兵欲直逼東京，振起廷議。物情騷然。重信以爲朝議已如此，不可復如之。何也。自至從道營，具示內旨，以俟後命。從道弗聽。曰：僕嚮拜都督也。盟以廷議不渝，卿所固知也。夫大師出在途，而逗撓數十日，已喪軍機。尚且曠日，何茲後命。從道雖無似，已奉敕旨。饒令有內廷異議，吾不能復變前議。卿幸領之。蓋觀我國今日之事，朝令暮改，使人危疑不遑也。今

天下之兵散在各所。駕馭一誤，其機五分八裂。不可復收焉。而其禍亂非一佐賀暴動之比焉。是從道所以焦心苦慮，不肯奉內旨也。內旨輒止吾乎？吾先奉還敕書，躬自擣蠻虜，巢窟死而後已。乃清國生異議，答以脫艦賊徒，復當無嫌於政府也。言辭激烈，意色如已決者。重信諭曰：所以內旨之出者，非肯止斯舉。以米英公使有異議，欲再議善他日耳。從道弗聽。是夜下令諸將士刻解纜期。李仙得亦欲速發焉。詰旦廈門領事福島九成及米人甲世爾、括孫及我兵士二百人，駕有功艦先發。從道即以其所備役船舶還。

付米英公使，更欲購船舶，報已達東京。廷議紛然。適大久保利通平定佐賀而還，再遣利通於長崎，與從道等議其便宜。從道將以五月二日發諸軍，先其發一日大張宴饗諸將士。李仙得告將士曰：我千六百年間和蘭人征臺灣，將士食彼地菓實，死者太多，卿等宜戒各隊也。二日日進孟春，明光三艦兵凡二千，人發長崎，而從道及李仙得未發。時大久保利通抵長崎，直與重信從道議，停李仙得、甲世爾、括孫三人備役。且使從道勿妄交兵。利通攜李仙得還東京。從道即購得米英軍艦二艘，其容兵五百人者，名曰社。

寮艦容兵千餘人者。名曰高砂艦。是月十六日。從道
以下。駕高砂艦。發長崎。社寮艦亦尋發。而有功。孟春
日進。諸艦已達臺灣。置牙營於龜山。先鋒軍車城。因
出斥兵探偵其東部。斥兵進至石門。蕃人伏樹間。以
弓銃狙擊。斥兵苦戰而退。二十二日。將士決謀議。以
兵二百。自竹社風港石門。三道進。石門距龜山三里。
巉巖絕壁。稱天險。蕃人據嶮。疊石。小銃亂射以拒我。
兵。辟易不能前。因別出兵。擣其背。蕃人驚悸。棄守。逃
匿山谷。我兵進拔石門寨。擊殺酋長。斬首三十餘級。
捕獲十數人。而我兵死之者。僅五人。是日從道達臺

灣。此地生蕃有十八族。而牡丹族者。最犄犴桀黠。好
殺戮人。聞從道至龜山牙營。酋長來乞降者。已及七
族。而牡丹族募兵益修守備。將以來襲。從道乃使降
人擊牡丹族。牡丹族據巖峽及深樾。而狙擊時。或出
沒。殆無踪跡。我兵爲之蒙傷者頗多。因縱火。牡丹族
廬舍擊之。牡丹族足不着履。跣行山谷。其矯捷奔逸
如飛獸。或伏林樾巖峽。以弓銃狙擊我兵。苦之。六月
四日。將士收兵還牙營。乃修繕龜山本道。日闕。榛莽
以爲久屯計。於是清國福建吏員致書從道曰。臺灣
全部屬我版圖也。不可使他邦兵據之。夫琅瑯十八

村屬安南地方。連歲收二千鎰貢稅。而我官吏時巡視山野。賑恤窮乏。處斷刑賞。以保守南北兩部蕃民。是故往年蕃人凌暴貴國。漂民也。我臺灣府史實保庇之。以送致貴國。如琉球漂民嘗罹橫殺。我欲自處其事。不敢煩貴國。願卿等速收兵撤營而去。從道披讀一過。哂而却之。先是從道之發長崎也。詔遣全權公使柳原前光於清國。通臺灣征討旨意。清國總理大臣毛昶熙董恂。及記名官道孫士達等接之。舉臺灣全部屬清國版圖。證左大作之說。前光奮怒。反覆辨論。證非其版圖也。毛昶熙等不服。前光即報狀於

我東京。兩國殆生葛藤。而臺灣屯戍將士及兵卒三千餘人。皆苦無事。或感觸瘴熱。在病牀者六百餘人。帝聞之。遣天使就問病。慰其勞苦。七月。遣精兵千餘人於臺灣。使罹其病者歸朝就醫。是時清國參軍王凱恭將兵二萬向臺灣。從道等憤恚。意在必戰矣。帝聞前光報。詔議之。舉朝紛紜。八月。以參議大久保利通爲辦理大臣。委之和戰權。至清國決事。陸軍大佐福原和勝。三等議官高崎正風等數人從之。九月。利通達天津。我特例辦務使李仙得至上海。因偕至北京。前光及書記官鄭永寧等迎。利通具稟清廷事情。

是月十四日。利通前光等至總理衙門。與清國親王諸大臣大論蕃地所屬。而不決。利通乃作科目一條。使清官答之。居五日。清官答文至。而書意頗屬無誓。利通前光再至衙門。詰答文無的證。清廷大臣以我違締約責之。意旨乃背馳。利通辯論數刻。更舉可疑條件約獲其答書而退。已而清官答書至。其意旨略如前日。猶以違締約爲言。且其末文有倘再如斯。則不敢領貴教等語。利通前光等憤恚不措。十月五日。利通前光又至衙門。反覆討論。及夜而退。利通以謂議遂不諧。即欲歸朝。決於戰。送書衙門曰。自今間五

日答議猶前日。則我進退在此一舉。因責其辯論支吾。以疏斥我。其書意雄斷明確。憤懣辭色溢於書中。清官即致書曰。皇帝游南苑。親王扈從焉。故不能間五日而答。已而董恂沈桂芬成林夏家鎬等至利通館而議事。先是利通與清官討議也。語及償金事。至是利通復議之。董恂等答曰。如償金僕不能決之。當與恭親王及文祥等議之。以答也。於是利通前光又至衙門。一再次逼以償金事。而議又不諧。利通恚然。辭俱議事。曰。如蕃地處措不肯與貴官謀。吾可達我之意旨耳。乃作色而退。前光亦有別所憤。因說利通

日不可一日留斯地也。乃欲以是月二十六日發北京。朝廷聞和議已破。益修武備。詔募兵。會英國公使迂衛度在北京。聞和議破。馳至利通館。說兩國和戰利害。自請居間以理和議。利通諾之。於是迂衛度周旋兩國間。抗辯百方。和議殆成。利通前光。更至衙門。與欽命總理各國事務理藩院和碩恭親王。軍機大臣大學士。管理工部事務文祥。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寶均。金。吏部尚書毛昶熙。戶部尚書董崇綸。軍機大臣兵部尚書沈桂芬。右侍郎成林。兵部左侍郎崇厚。通政司副使夏家鎬等合議。遂締和約。

三條。一曰。這回日本國所辦理。固係人民保全之義務。清國不以爲不是。二曰。清國給與銀圓。可以撫恤罹兇害日本國民遺族。且日本人在蕃地所修築之道路房舍。舉供清國使用。如其經費銀圓。清國可議辦之。三曰。關這箇事。般兩國往復公文。互可註銷。撤回。以永罷彼我之論。而如生蕃地方。清國設之法。制。使航客漂民。莫再受兇害。因照准難民撫恤銀十萬圓。龜山道舍修築費銀四十萬圓。以日本兵員解蕃地屯戍。爲全收銀圓之期。初償金之議起也。利通前光等要三百萬圓。而清官不可。且疾償金名義。以故

利通等憤怒。將決必戰。迂衛度憂之。爲陳兩國權限
條理。頗周旋其間。因至交締條約云。十一月利通前
光。以下差遣官吏。悉發北京。清廷使夏家鎬送別。利
通至天津。訪軍事總督李鴻章。互慶和議成。利通乃
自天津航至臺灣。就從道營具語。清國事情。且以和
議已成。傳解兵之事。已而利通發臺灣報。已達東京。
大皇歡喜不淺。因詔使東久世通禧就蕃地傳旨。從
道收其兵而歸。從道奉敕。李仙得甲世爾等先發。十
二月從道以下將士兵員悉還東京。天皇賜謁利通。
從道以下慰其勞。先是朝鮮國王破隣交之舊誼。加

非禮於我。不_レ一朝廷屢遣使諭宇內形勢。萬國通信
狀弗納。於是衆議期之必討。物情紛紜。八年九月朝
廷遣雲揚艦測其沿海。艦進入江華灣。朝鮮戍兵誤
認以爲襲來。直砲擊之。艦將怒應之。交戰數刻。遂破
其戍兵。燬其屯營。奪戎器而還。事噪于中外。十月參
議木戶孝允上疏請大舉討朝鮮。帝下之。群官以議
左大臣島津久光參議板垣退助論施政不允當。廟
謨不肅清。上疏辭職。孝允亦以建策不決。尋辭職。九
年一月使參議兼開拓長官黑田清隆三等議官井
上馨帥軍艦數艘。問罪於朝鮮。清隆馨等直至朝鮮。

京畿與其大臣討論責之。朝鮮國王謝砲擊罪。以乞和。清隆馨等獲其信牌而還。五月。朝鮮信使禮曹參議金綺秀。別遣堂上嘉善大夫立昔運。別遣堂上嘉義大夫李容肅等。來獻方物。以修通信。帝賜之謁。厚禮遣歸。至是遠近好和。天下浴昇平之澤。

續外史氏曰。余京師人也。幼俯仰禁闕池溝。乃喜曰。御所是也。天子居之。已而訪左右二京之遺跡。搜羅城兩陣之遺礎。茫乎不知其所。輒按舊圖。觀八省群寮。巍然聳蒼空。特想朝家盛時。乃指曩所喜者。慨然泣下。曰。御所是也。陋何甚。時余年廿二三。意丈夫何

徒爲泣。奮然仰天。期復古。無幾。事變萬狀。目所見。耳所聞。無不怪且妖焉。而其間勤王忠愛之誠。一綫如縷。有孑孑不絕者。使余際會皇運之泰。遭遇復古之春。憶當時論起攘夷。攘夷一變爲鎖港。鎖港一變爲討幕。討幕一變爲廢幕。皆無非出於勤王忠愛之誠焉。而廢幕已成。世爭獻大政復古之策。復古乃成。乃成一變。爲開化文明之邦矣。豈有開化文明變爲野蠻之邦哉。然則事變之變。蓋止於此歟。今也。目所見。耳所聞。無不公且明焉。所謂勤王忠愛之誠。如大洋之蒼蒼連天。似高岳之巍巍拔地。嗚呼。開化文明

之政可勝讚哉。推其所由來。攘夷之爲論。其進開化
文明之門歟。苟不叩其門。何得昇其堂。於是乎。事變
萬狀。亦何足怪。嚮稱浪士激徒者。悲歌慷慨。口唱攘
夷。心期復古。乃知開明之機。動於慷慨悲歌之中矣。
幕老諸輩。雖稍察之。而恐洗除舊風汚俗。百方牽強。
極力挫悲歌慷慨士。豈知爲斯輩所逼。遂泥潭其身。
哉。昔者建武中興之天業未終。而天下已歸足利氏。
其以身徇芳野者。皆勤王忠愛之士也。而醜然面目。
仰足利氏鼻息者。皆貪婪無耻之徒也。已殲忠愛之
士。以孤皇家。又聚貪婪無耻之士。以成其私。甚矣哉。

足利氏之無道。而天之與不仁。其亦至此乎。足利氏
已以不仁得之。而天下靡然。唯利是求。不復知勤王
忠愛之爲何物也。於是乎。黜虜乘間。輒肯布妖教。豐
臣秀吉。察其有害於國。雖嘗禁之。而其令不肅。德川
家康。更大設憲令。奏上以爲國憲。凡事係外國者。必
稟而後行之。其慮外事。蓋又如此。降至家定。與歐米
諸州私締條約。以失稟行之義。天皇銳意諭家定等。
以大憲家定。悚懼不知所出。然幕老諸輩。或因緣世
故。或爲自知。宇內之大勢。肯犯天皇勅諭矣。夫外虜
之來。可攘則攘焉。可和則和焉。皆在天皇之宸斷與

經曰才力
卷一
人民之嚮背耳。況變更國憲。安知在_レ天皇之大權哉。且彼之乞和。非特與德川氏和_レ焉。乃與我日本帝國和也。何得德川氏專斷_レ之。其締約而後稟_レ之。所以天下俱怒也。而其怒者。亦皆勤王忠愛之士。德川氏不之察。乃舉會焚無耻之徒。以挫勤王忠愛之士。欲以孤皇家成其私矣。由是觀_レ之。天之與不仁。豈恃足利氏哉。天皇憂慮。勅徵薩長土三藩。與之謀議。振起勤王忠愛之士氣。訂正大憲。以禦外國凌辱。德川氏不省之。益聚無耻之徒。欲以逞其私矣。蓋當時之事。條約何不可締焉。通商何不可盛焉。而開化文明之政。

亦何不可自期焉。然而幕議益橫恣。其凌蔑朝廷。豈唯猥豚。終至貪婪無耻之徒。擾亂東北。天皇英明。夙察事變之大勢。以興復祖宗之大業。昭開化文明之政。於萬世無疆。其盛德遠慮。亦大矣哉。

續日本外史 卷十

續日本外史卷之十終
（以下為多行淡化的正文內容，因字跡模糊難以辨識）

明治九年九月廿七日版權免許

著者

東京府平民

馬杉繫

第四大區一小區
神田錦町丁目十五番地

廣島縣士族

賴又二郎

京都上京二十二區
三本木上町四百五十七番地

東京府平民

阪上半七

第一大區六小區
吳服町十二番地



出版人

發

行

大阪

柳原喜兵衛

前川善兵衛

松村九兵衛

岡田茂兵衛

和田治郎兵衛

田中太右衛門

名古屋

片野東四郎

甲府

内藤傳右衛門

製本所 居定吉

書

肆

東京

北畠茂兵衛

稻田佐兵衛

山中市兵衛

丸家善七

北澤伊八

小林新兵衛

須原鐵二

吉川半七

